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 也無風雨也無晴

吳金桃*



我在 2002 年出版的專書 *Privatising Culture* 的致謝辭中，曾以下列文字作為開場白：

這本書的生命，源自於我在倫敦大學學院 (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, 簡稱 UCL) 藝術史系的博士論文…，完成這本論文的過程極其漫長，這當中，因著智識上的發現，我有許多快樂的時刻，但

*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



同時也有著久久不能釋懷的深切疏離感。我所學習的學科及其體制架構，絕大部分是屬於白人的、且以歐洲為中心 (Euro-centric)，我常常覺得自己是被邊緣化族群的一員，研究著被邊緣化的主題，而此研究的完成，也未必能完全彌補。雖然藝術史學科的研究，就其定義而言，絕非孤立主義式的 (isolationist)，但其內部的結構，尤其在英國，仍然大半在維持既有的現況 (status quo)，至於它為何不能、不該改變，仍然是一個無以回答的提問。

在原本該充滿感恩的致謝辭，我卻記錄了我在英國求學過程中刻骨銘心的感受。而這一路走來，其中的挫折、辛酸其實也很難為外人細道。研究一個完全不同於己的異文化，比研究一個己生己長的文化，來得困難很多，因為一切要重頭開始。尤其是我的大學及碩士學位都非藝術史本科，在我進博士班前，我所知道的藝術史，幾乎都是靠我自修、旁聽課程而來。而且，面試我的老師，原本不要收我，因為我的基礎太薄弱，英文也說得不怎樣，但我堅持作為一個 mature student，我可以用我的 intellectual flexibility 來彌補我其他方面的不足。老師大概被我的真誠打動，就「可憐」我，「收留」了我。（多年之後，我覺得很幸運地沒讓她失望，有一次在校務會議上，有人提到我和我的專書時，她說她很驕傲地糾正對方說是“she”，不是“he”，我是她系上畢業的學生。）

1980 年代末期英國的藝術史系，教授的主要是西歐及美國的藝術史，亞洲及非洲的藝術史則歸屬於亞非學院 (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) 的授課內容。這種非常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學科分法，是當時我入學的現實，不但老師是白人，學生也幾乎清一色是白人，而且幾乎師生都來自中產階級以上，我是其中少數的一、兩個「有色人種」。我原本想研究 1960 年代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的影響，可是一年之後，指導老師就跳槽到紐約去了。所以，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必須重新找到一個新主題，且必須有其他老師願意指導，否則我就得「捲舖蓋」走人了。由於我碩士讀的是藝術管理，我對英國的藝術政策、體制等，還算有一些概念，後來就選擇研究 1980 年代藝術、政府和企業的關係。這種贊助的議題，在藝術史是屬於非常支微末節的小技，有識之士主要在研究大師如米開朗基羅之流，更何況企業贊助、企業收藏在當時還方興未艾。別人問我在做什麼時，我都得費一番唇舌解釋，少數一、

兩位系上老師看我在聯絡企業時，也往往投來懷疑、甚至是「不屑」的眼光。

專書 *Privatising Culture* 於 2002 年出版，自然是到目前為止，我學術生涯上最大的轉捩點，而國際知名的英國出版社 Verso 願意替一個無名小卒，花那麼大的力氣，出版一本四百頁的書，我一直都心存感激。當時另外一家出版社拒絕我，理由是這種書沒有市場，言猶在耳，但專書出版後不久就陸續被翻譯成土耳其文（2005 年）、葡萄牙文（2006 年）和西班牙文（2007 年）出版，中文和斯洛維尼亞文的翻譯出版也在進行中。此研究試著以歷史的角度，探討企業介入藝術和柴契爾、雷根政府公共政策的關係，尤其是兩國政府推行私有化政策，對藝術機構、當代藝術的影響。十多年前，新自由（neo-liberal）主義一詞還不是很流行，但時至今日，此書往往成爲談論新自由主義文化現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回臺任職後，在研究上最大的困境是離我研究的素材太遙遠。以前在英國寫論文時，材料是我每天當下親身經歷的事件，雖然作爲一個外國人，但我仍可以時時感覺到時代的脈動。隔了幾千里遠後，我常常覺得自己所知愈來愈過時、愈來愈淺薄，也愈來愈依賴二手資料。但我覺得研究當代史最令人著迷的地方，便是親身經歷歷史的過程，以及從中得來自己獨特的見解，同時也在參與歷史的建構與書寫（雖然在臺灣的主流體制裡，當代史是否爲歷史仍然是一個頗受爭議的議題）。因此，在經費、時間、體力許可下，我每年總是花很多時間「行萬里路」去國外看展覽。多年下來，我養成一種書寫方式（尤其是以英文發表的論文），總是將自己作田野的所見所聞，轉變成某種形式，「混入」原本該很嚴肅的學術論文。

隨著最近幾年發表的期刊論文，陸續爲其他國家的學者引用，我知道十多年來，即使我還不能和我引言所指的那些「白」人平起平坐，但至少我的聲音是可以在國際的學術圈被聽到的。

回首那些年飄泊英倫、這些年行走江湖，或許只有東坡的詞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聊可形容之。